

蓉

槎

蠡

說

容槎蠹說卷四

歛程哲聖跂

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五伯擁川天老肅兵禹召
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因囚鴻蒙氏
商章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祈形若猿
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
禹授之章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
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之鷓脾桓胡木魅水靈奔號叢繞
以千數庚辰戟逐之鎖以大索穿以金鈴徙之淮陰山
之足云云唐永泰楚州漁人於淮中流得古鎖攬收不
絕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鎖窮一獮猴躍出隨沒則

其物也禹之威神若此夾舟之龍何怪乎螻蛄視矣集

錄禹得康辰虞余之助按楚詞乃益稷字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東坡有一帖黃繙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坡非快其官快其錢耳然猶未若渴羌為得計晉武授姚馥朝歌令云朝歌有紂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後又遷酒泉太守

燕依人為宇微物耳而每敦虞殯之義臨江王自殺墓藍田銜土投冢一也王莽掘哀帝母丁姬冢銜土投穿中二也昭明太子改葬奄人竊琉璃盃紫玉杯二殉物羣飛擊之有司捕得置壙內復銜土增墳三也都太玄

下窻銜泥助冢四也而肅宗為太子日召安祿山飲將
酖之乃墮泥於危使祿山疑而去又何黨惡吾常謂明
皇舞馬不及昭宗孫供奉遠甚茲燕將無為大燕皇帝
火迫鄼侯也與

夏侯隱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不蹉跌文五峰每行遇
欲睡輒凭一童子雙足不停鼾聲聒耳陳希夷最善睡
然有期日未聞如此俾晝作夜沿途譜混沌定是渴睡
漢未醒

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剝
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又慶曆間杜杞
招降廣南賊歐希範大為燕犒於座上執之數十首盡

礫於市剖腹剖腸使醫及畫人二探究成五臟圖以此治病亦古今禁方一大變容因言醫不謹用藥謬誤致所患增劇戲之曰藥囊可以提荆卿而藥杵且椎殺慙懷醫生死人正不須藥也

魏河間王元琛不將定州中山宮來漢羊元群乃載北海郡溷軒去西京留守王守恩器車非輸不得出城徐知訓遂掠宣州土神入覲土木人鬼不遑寧處斯其為如蜩如蟬如沸如羹之世乎

虞仲翔伉直不容於仲謀曹子桓在北宴賓特為設虛坐一仲翔之身孫氏賤目曹氏貴耳然而青蠅弔客嚙嘆於一知己許昌懸榻想未之聞耳

天官書客星有五所臨之國周伯喪老子饑王蓬絮兵
國星疾温星暴骸非吉徵也太公陰謀在上為客星在
下為害氣以日子陵冤矣余以為解者誤也子陵賤者
也以賤者之足而加至貴者之腹是謂客星犯帝座子
陵非客星只加帝腹咎見於客星玄象感人豈其妄
李正已詐獻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淄青慰勞吏士
即以賜之趙德明告饑求糴百萬王旦請具粟於京師
詔令來取宰相有才知奸人寢謀徒恃一味休休有容
之量濟得甚事

太丘赴張讓父葬中郎不荅五原太守王智舞太丘佞
邪中郎妄邪

賈敦實為懷州致政病篤家人迎醫止之未聞良醫能治老夏官侍郎侯知一不服致仕二人恰好對仗因歎世間人事必有對有九經庫之谷律那即有沒字碑之崔協有一日數浣之何佟之即有頭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之嵇康有三日香之荀彧即有汗臭漢之余靖有宮嬪三十餘同日謝恩之宋度宗即有數步外遙憎其臭之蕭譽迄未有單行者

詩人多用襪被事姑舉一二蘇昌容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衣襪被自將以襪被對單衣則襪被為三幅被二字連而讀之沙門曇永匿王廩幼子華使提衣襪自隨注帕也以裹衣物直以三幅帛為帕王筠詠裁衣襪

襠雙心共一抹袖幅兩邊作八撮袖腹裏肚也袖同帔
三幅帛也大約長其帛則為被短其被則為袖散其幅
以裹物斂其幅以裹肚也

通政曾秉正以罪竄還鄉里鬻四歲小女聲言為資太
祖聞之怒爾既不能為人父實難種於世命閹之金吾
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效用內庭宣宗曰此人已至
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一行詐
而得閹一求閹而不得盛朝宸斷物無隱情何用觸罪
神羊指佞草為哉按劉鋹於群臣將任用之必閹則又
異

宋龐安常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

語君以眼聽兩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
賓客工藝聲伎廚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旋施
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而
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文人強作解事徒為千古笑端建炎避寇倉卒駐蹕侍
臣陳劄子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笑曰
秀才家識甚好互推之讀書不審誤於下判沉思草制
虛有其表此事由來久矣而雅詞俊句反出於曹景宗
沈慶之也不識此種何處生活

章惇四子登科皆隨牒銓仕州縣若不肯以官爵私其
子者吾謂閒散京職使大臣子居之以便溫清情理兩

得州縣視民之官必須妙選才俊於一切錢穀詞訟風俗利病嚴加殿最始為無負而僅借以博遠其子之名豈忠於謀國者且省府清華大臣子豈不堪任第當論其才不才不當較量中外平施之道恐不若是

漢江都王建令宮人羸而四據縱牴及嫫交冀生異種而孟慧度蠻婢與犬通處逾年未嘗生犬也乃大地甚有不可思議之事新陽男子得女烏為婦生二女悉衣羽去事記豫章稱為飛夜遊女夜不露兒衣云此烏落塵令兒病丹徒陳性作魚簷潮退得女麗而修一人就姦之夜見夢於性我江黃也失路落君簷小人辱我當殺之潮至去姦者病死洽聞記然東海人魚臨海鰥寡畜諸池

沼與交合無異也江黃或其貞者耳查道使高麗晚泊
一山見沙中婦紅裳雙袒髻鬢亂肘命水工擔置水感
舞而沒問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粗異記又蜀山猻
獮好竊人妻久之與為類沈黎有猻見婦女輒盜入穴
西番部落切畏之易林坤之利南山大猻盜我媚妾則其物
也西方有獸名綱如猴皆雌無雄每伺要路牽男子上
絕冢三合而有子人獸混雜失其種族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南華沖虛二老論之矣

宋二相張齊賢趙雄善啖張服黑神丸五兩為劑夾胡
餅食之廚吏計其飲食溢金漆大桶趙對御七爵玉海
容三升者繼以籠炊百枚二公求免伴食之稱得乎

玉女降甘泉宮武帝逼之因唾帝面病瘡經年此唾之惡者也謝石遇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言致累黥迹於是盡滅此批之佳者也

盧循餉劉寄奴益智糴按本草海南產益智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循蓋取其名相謔耳佛狸北退就臧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大無主人禮然百牢徵饋六州被殘制勝僅賴此書

終風願言則嚏箋言我願思也俗云人說我語有所本不第此也燕北錄戎主太后嚏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憂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父若母於幼兒女亦呼百歲直萬里同風矣漢藝文志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占者占

其吉凶也設令普天季秋行夏令民多歛噓可勝占乎

東坡元日詩曉
來頻噓為何人

魯敢遇仙女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蓬萊女仙徐清詩
效康樂書仿山谷陳后山詠之時學黃家元祐脚梁使
至吐谷渾見牀頭劉孝標集數卷新羅上書請蕭夫子

穎士為師雞林賈人鬻元白詩本國宰相以百金易一

篇偽者能辨原寂使新羅其國人傳馮定黑水碑画鶴
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契丹使人
能誦蘇子瞻文日本安南交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
記唐夷入貢別署貨貝購柳書高麗求歐陽率更書百
濟求蕭子雲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而前詩文翰墨之美

見賞仙真流傳海外文士清福極矣此外更何多羨然
而妒及燕泥草綠以致於掘筆求免者何其不幸也可
歎也

莊雜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鴻烈解日出虞
淵爰息其馬楚詞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廣雅
日御曰羲和因車而有馬因馬而有御此以人間制度
想象天上耳豈容認真而李長吉相勸酒遂云羲和騁
六轡晝夜不曾閑何其癡也

梁武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踰年始成其長
九里秋水暴長堰壞怒流奔海聲聞三百里水怪隨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不可名狀酉陽雜俎江州

四十一
一漁子忽上岸狂走問之不能對細視有物如黃葉大
尺餘眼徧其上黏噉此人脊火熱之方落每眼下有一
背出血數升死又閱一書運河某閘一日水驟湧若有
物壅其流閘夫以銳刃刺之不入覺中所少軟極力猛
刺則有鼃首十六環而舉張口噴血利齒間以赤毛度
其軀如丈餘大箕十六首四面向漕使投羊豕祭乃去
水府幽深何物不有太真牛渚然犀曾未察其十一鷗
冠書云申徒狄以世溷濁故負石投於河不知水中之
亂有逾甚者然已

蘇威言於文帝臣先人戒臣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
治國及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帝下詔留於世為

不道之臣戮於朝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隋於是得刑孝經始有實用彼向栩河上北面讀之退張角直與凝之請大道鬼兵破孫恩欽若誦仁王經解契丹圍為千古三駭人而已宋梟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家習之未見其失而何以蒙譴而陸贄忌于公異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致坎坎坷終恐仇人之筆宣公賢者不應有此

真宗與臣僚談及莊子忽呼秋水則一妙鬚至誦秋水一篇劉琰侍妾數十恚能誦魯靈光殿賦康成婢遭罰以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相慰問耳根清淨如聽兜率天歌嗚今人家惟聞鈎輶格聒噪不已華

陽乖龍左耳割取容少遲乎

謝朓辭吏部郎沈昭略曰卿人物之美無愧此職所恨
刑于寡妻滕甫弟申狼暴恃母愛凌侮其兄章惇謔甫
公多類虞舜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惇曰類者父頑母
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機鋒雖毒然有此症即不
可無此藥正未可以中醫目沈章二公

孫知微問女巫識鬼形狀者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
自不辨因評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每見近人
牋疏感應諄諄殺生而負心鮮及因憶一二事陸超之
門人殺超之求賞超之葬復助舉棺棺折其頸而死寇
祖仁昧城陽王元徽舊恩余朱之亂徽走投之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邀斃於路以首送兆徵夢語兆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如夢徵之祖仁出所得并私金三十斤馬三十匹兆不聽懸其首於樹而大石墜其足槌之死負心必報而報之捷速未有若此二事者

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黃袍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為帝也跪而言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陳桎續編於陳橋事書曰某自立而還方屬筆雷震其几桎色不變厲聲雖擊桎臂不改矣後夢宋祖召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帝冕旒黃袍降迎曰何負於卿乃比於篡桎謝死罪誠知以此忤陛下然史

貴直筆雖死不可易驚而寤客謂吳兢作武后實錄燕
公以情祈改不許拒死帝生相孰難孰易余謂能為兢
者斯其能為溫公陳桎者也雖然不為利回視不為禍
怵則有間

桎入明為起居注有罪被
刑太祖曰朕為宋祖世憤

紹興九年遣士儂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殄滅
之未足雪此恥臣構問之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及端
平元年金滅矣朱揚祖還自洛以八陵圖上理宗含淚
太息予曰昏德重昏五國城之癡骨無論矣曾永熙七
陵而竟乏林唐兩義士冬青之瘞也然英爽如昭陵溫
韜尚能取其物何論乎他庶幾獲免者莫定之風陵如
鬼之疑冢耳又使後代皇家盡如霸陵則二百年後呂

雉安得赤眉充審食其武媚安得黃巢作薛懷義哉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入櫃避突厥以鑰付奴牢掌之賊
來慎勿與唐瀛州刺史權龍褒改多感元年及狗衝破
陳另日作忌兩刺史相遇定有可觀

授越女劍術者白猿也授周群黃帝而下曆日一卷者
又一白猿也自是猿之黠者其癡者第能為魏元忠守
火高太素報時雖然人物判矣猶何與人事而若是僕
僕當是穆王南征所化之君子軍耳

古為婦人而死如石崇喬知之不少矣然綠珠碧玉未
嘗負二子也漢成寵擅趙家姊妹遠條館但棲息一赤
鳳宮奴唐明奪其子之婦有之諸姨車鬪風恩何渥也

而幽州明駝使間一竊發介甫詠明妃漢恩自淺云云
若為馬嵬三郎技此癡淚

董卓兇麤麤人也能容受直言又能吐賞心之語其廢少
帝殺何后蓋勳與書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其折朱雋卿
勳又曰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魏晉而下諸奸所未
能受也及語袁紹天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
毒卓胸中儘自了了不似高歡朱溫初年謬効忠款君
子不以人廢言於卓固有取耳

王光遠干索權豪遭辱無悔時人譏之顏厚如十重鐵
甲按賈充問孫皓在南方何以剝人面皮皓答憎其顏
之厚正為此輩耳語云殺虎賴兇人佞人之人柔而害

物虎之雌者非如皓之徒則脫網去矣朱溫撲殺諛車
頭容五六差堪接武若唐太宗則明知之而不能殺也
然佞人亦何益正德朝太常卿劉介媚冢宰張綵而喪
其室矣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耆口臭桓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此
香非盈於漢而乏於唐則天何以不賜宋之間而吝北
門學士之賞也若白居易則消得防風粥一甌口香七
日又李林甫壻鄭平食甘露羹一夕髮如鬢堪與防風
粥作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
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所致南岳魏夫人云禍之最急

者惟墓風與冢訟然又疑一事盜發蜀先主冢見二人秉燭對弈則先主武侯也盜惶懼與之酒一杯玉帶一條及出牙舌已膠於漆腰束巨蛇而死夫口已膠矣言之者誰而詳述其故若是也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穴官堤取利趙昌言為守堤潰吏告急命取豪家所積給用安豐芍陂民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放水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民築之與西門豹投巫三老宋均令唐后二山娶公嫗皆娶巫家同一妙用發奸摘伏豈病其譎哉

陳升之元絳同日病陳語家人厚之即痊吾死矣請其

說曰夢至一室青帛冪雍瓦器甚多吏守之題元參政香飯問故吏云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即分減別器不殘一粒所貯其餘也世人狼藉委棄為掠剝鬼所罰減算奪祿無有免者元公應更延十年按五穀天以養人分餘可飽僕隸殘粒可飮雀鼠何忍拋散冥報斷斷不爽但數十爐為張說鼓鑄橫財未免誨淫耳

令狐峒發楊炎請託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欲殺之炎力救得貶杜肅懷一變發張德私宰犯禁次日對仗則天出肅表語德卿會客亦須擇人舉朝欲唾其面德宗武后於是為能君按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奏欲置酒延侍從孝宗曰當助汝酒榷至期客集獨兵侍

郎陳良祐不至中使以上尊珍膳賜附奏奉旨而良祐不至是違旨孝宗忽顧小黃門說客散否對彼既取旨必卜夜乃命再賜復附奏良祐迄不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羊氏有兩哭事醫術人羊志哭宋孝武殷貴嬪嗚咽甚哀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齊明帝喪闡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東昏輟哭大笑謂左右禿鶯啼來乎此哭那容有三茅容但惜己名不顧阿母負慚湛姬陶母不愛髮膚而茅母乃狗口腹乎牛刀函鼎割而作羹獨無閑處而必令容見也郭林宗狗名之士直得一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朱泚兵李崧倒用都統印定殺
郭崇韜之變事出權宜何嫌反復但太阿倒持不可耳
古有御龍氏豢龍氏何以又有醢龍龍何可醢亦張司
空所識茅積下之白魚耳然奇見怪聞往往有之隆慶
己巳浙餘姚以倭警大蒐試巨礮空中忽墜白龍鬚髯
背上有人須臾龍去人墮詢之廣閩瀕海蜃戶也是日
捕魚海洋失足沉淵適遇龍升遂抱其項而起至此為
礮所驚墮地蚩蚩之氓乃能乘神物騰越雲際瞬息數
千里豈不駭絕然則神人駕馭紫蛟赤蚪遊日月之外
豈足異哉

韓安國不罪蒙吏田甲宏度不可及然李廣斬霸陵尉

良快事也御頽俗假借仁義徒為罪梯故寧李不寧韓
史弼為河東守中常侍遣諸生齋書請託積日不通諸
生詭以他事謁而達侯覽書弼怒考殺諸生陳蕃為樂
安守梁冀遣書有所請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笞殺之
漢人能自立今有此哉此為朝廷守法矣然憐才之心
回嗔破格不獨大賢有大奸亦有之士有贗作韓魏
公書于蔡君謨君暮心疑之然士固豪魄三十緡遣四
兵送至京并致果物於公士謁公請罪公徐曰君謨恐
不足了君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
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夏竟官之陸
士規挾秦檜書于臨川守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白檜

規至請見不出猶問其近詩得之吟賞再四見待如初
詩乃黃陵廟一絕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
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梁山漢武廟祭之日有蝴蝶數百享其餽餘近之不驚
徹饌始去道州舜祠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以千百數跳
浪奮擲五日散獲如之三日散若有驅之者將二帝精
爽未歇假諸物以示不測邪王方平語麻姑曰姑尚作
此狡獪吾于虞舜漢武亦云

論衡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宋呂文德足長尺有咫文德
之趾半仲師之軀列之諍人直寢息履中耳奄人蓄狸
龐然大如獅而犬亦仰面兄事之將無同

古人遇事會每棄五官不用略舉一二如杜微之聾任
永馮信楊行密之盲魏節閔徐安貞之啞啞司馬仲達
之風痺皆有託而然然永信忍入井兒對姦婢而仲達
不能忍曝書之遇雨是以終為孟德所劫遠後風痺再
發屠人族如割牢筴豕羊老奸斡手無一點滲漏矣所
以濟其術者室有張氏嗣有師昭一門猾賊如蜂蠆團
結指衣指粥事事應手行密子穉而妻有二心不得不
思轉計佯行觸柱滿腹殺機祕藏不露其用心較司馬
氏更苦更深何者家人無所恃孤而寡助也

高帝議所服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
禹舉冬四人命名不避古聖悖矣連次而舉四時服亦

殊爲媒褻向栩以顏淵子貢季路冉有目其徒許商號
門人唐林德行吳章言語王吉政事快音桂欽文學公然
以素王自待真孔門梟獍乞伏熾磐征西將軍孔子劉
宋益州賊黨楊孟于醜虜草賊敢於侮聖人又不足責
也朱泚將李日月李希烈將韓霜露上混太清則尤妄
名之不倫如此

妒婦不勝枚舉宋明帝敕杖劉休妻王氏令宅後開小
肆使賣婦帚皂莢以辱之而賜休妾元亦有乘驪牛狗
部之刑然恬不知戒也惟如閩王延翰婦崔氏一日天
無纖雲怒霆斃之為快耳但雷斧少妒婦多則如之何
任環妻對唐太宗與環結髮微賤輔助致榮今誠不忍

別嬖願飲賜酖而死太宗且畏之矣是一說也南唐杜
業妻則曰業本狂生遭際聖運多壘之初所藉駑馬未
竭而又早衰縱之必貽害將誤任使烈祖大加獎歎以
銀盆綵段賞之是奉旨行妒又一說也要而論之南郡
主斯為聖矣

蓉槎蠹說卷四

容槎蠹說卷五

歛程哲聖跂

晉成恭杜后長猶無齒及納采一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生而鰲黑又翳一目忽病疹膚蛻瑩白如玉醫藥去其翳遂正位當其初年豈有捫天玉衣之想而大澤將至莫之為而然嘗讀漢事祕辛瑣屑濃豔納后之禮如此其慎而以口屬膚無所不靡之溫柔鄉以無意遇之然而南風殃晉非由色升可知傾人城傾人國者又何必尤物也

宋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詐癡不事梳沐讜為冀州長史納帛千餘匹購求文成引見年垂六十矣文

成曰南人奇好此老母復何所任致費若此皇甫歸謹
令諸妾境上奉迎南燕慕容超稱臣於姚興獻太樂伎
百二十人以求母段氏妻呼延氏與厚遣之超帥六宮
迎於馬耳關周宇文護母閻氏在齊護貴齊許其母西
歸閻氏至周主為大赦張元為西夏相陰計迎母抵界
鼓吹大作懽噪去異域隔絕萬幸重聚母子夫婦初相
見之樂何樂也賈似道亦訪得其母沈母之後夫於江
子母復聚享富貴四十年

陰陽拘忌遇腐物最不可耐謝在杭五雜俎載一紳子
婦坐薦令忍以待時致子母同斃常熟嚴訥每坐起必
禹其步以迎喜神見王肯堂筆塵唐太宗不避辰日哭

張公謹劉宋武帝不避四廢日見蠻人第不避耳其術仍在也宋仁宗修東華門太史以太歲在東請止判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大哉王言無以加矣

片言可以折獄於宋元兩主見之南唐使徐鉉乞緩師鉉甚有口太祖遣一不識字人館伴及入見甚稱煜事陛下如子事父帝徐諭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元世祖閱時苗留犢事笑曰彼在官生子亦肯留否帝王聰明天縱一言破的安用誣諉為哉

唐楊昉任右丞宇文化及子孫理蔭立判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元星吉任江

西行臺秦檜裔孫奪民田訟不決問檜何人寮屬以奸對索檜傳閱之大署其狀檜奸誤國百世有餘僂矧茲孽裔敢為民害盡斲其田予民神奸縱逃生網不能逃易代清議二公義形于色千載一揆矣

介甫在金陵神宗遣內侍凌文炳撫問賜金二百既拜受隨語文炳安石在閒無所用此即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蓋亦技癢乾祐天書圖再入耳若以為溺於佛也受而捐之異日可也必令內侍目擊而道存則其意可知也

赤斧仙也南史雍州刺史蕭赤斧人也鬻子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則地也

劉仲雄毅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奏加妻罪而請解齋
賣妻而求名訐賊不止一周太常澤

陸續賦都亭飢者口述六百餘人無一謬誤夏侯榮年
十餘覽賓客爵里刺百餘盡記一行閱掖庭內人籍覆
誦不爽邢邵與數客賦詩次日覓稿不得邵一一讀之
唐邕不執文簿簡閱軍伍數千人未嘗一失每有調發
手作文書口為處分耳行聽受自是劉穆之一流林誌
避雨染坊雨不止因盡閱其染籍數日後坊火索者紛
競適誌又經其地按籍錄出姓名物段日月尺寸歷歷
分明才力係天授豈學而至哉

閩王延義一夕醉甚命其相李準棄市準亦大醉臥市

中惟呼其婢春鶯刑者逡巡未敢殺次日召復位異哉
是主是臣向讀醉鄉記杳不知其何在今得矣

孫興公作庾公誄咨予與公風流同歸庾道恩送還之
先君與君自不至此褚太傅南下言及劉真長興公流
涕因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真長平生何嘗相
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又就謝公宿言至款雜謝問
劉夫人昨客何似劉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憐
妹也綽到處為人所憎捉擲水中馮夷其受乎

漢宣帝遣期門甘延壽副謁者竺次送馮夫人持節詔
烏孫此婦中班傅夫人城娘子軍未甘居其亞夫人名
嫖漢宮人也

若邪溪風旦南暮北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點蒼
溪雨野中烈日金筑聖泉潮汐百刻閩溫泉左寒右熱
莆陽霞墩井水左重右輕江乘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
句容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杭州鳳皇山巔月巖一竅
惟中秋夕月穿其竅而出餘夕否始興曲江浮岳山躡
一處百餘步皆動宛在水中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右軍娶太傅郝鑿女名璿東牀坦腹中選者子敬娶郝
曇女名道茂以尚主詔離婚子敬有書道故婦辭甚楚
曇為鑿少子則子敬故婦是其母同產弟之女中表為
婚右軍第二子凝之婦謝道蘊安兄奕之女郝夫人戒
二弟惜曇王家見二謝萬安來傾筐倒度見汝輩平平爾

可無煩往右軍薄妻弟而厚兒之叔舅有此二失無人拈出為賢者諱耶

紹興漕司移文婺州共御炭膚理非如胡桃文鷄鴿色者不中州守王居中斥之此種漕司真童貫朱勔家兒不堪王州守作奴惜斥之之詞不傳擬續數句崎嶇一隅鐵騎渡江之報踵至未息良嶽故轍可忘夫差苦語願不可忘也敢告司事

後周李遷哲為真州刺史本州也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處其中遷哲鳴笳往來客讀而艷之余曰君閱歷代傳記不見霍禹梁冀元載韓侂胄等盛時事乎客應四人者及身傾覆遷哲未之聞

也子曰福忌太甚輪迴不爽今州縣養濟院曩曩皆斯人之徒矣

顏師古注朔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不曾讀書隨聲附和誤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喪制未終奪情曰起復今服闋云起復呼妻為內人可乎不可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夏至陰生君子道消故賀冬不賀夏然陽生之日短每不勝陰生之日長賀者及門弔者已及閭矣生於漢文景永平唐貞觀之世立於宋明道明成弘之朝不謂之天人而誰謂哉

古有同姓名錄夫姓名之同不勝錄也惟一時一事而相干涉斯足錄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侍人賈舉為之間而公所嬖八勇力之臣同與於難又一賈舉王莽太師王匡守洛陽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之今康熙壬戌癸亥間于公成龍為江南總督江寧守又一于成龍為之屬彼溺死毛遂殺人曾參兩座頭李益猶爾為爾我為我耳李揆入蕃而畏留誑之曰彼第一人李揆安肯來則一人而分為兩人疑信信將安適從

父子同名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爵復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父子同字晉張老

字孟子耀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
卻克字駒伯子卻錡亦字駒伯有兩世名同之字者胡
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三世名
同之字則王晏之子崑之崐之子陋之徐達之子湛之
湛之子書之四世名同之字則王羲之子獻之獻之子
靖之靖之子悅之五世名同之字王胡之子茂之茂之
子裕之裕之子瓚之瓚之子秀之六世同名之字王彪
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准之子與之與之
子進之又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南史蔡興宗王僧
孺師覺授慕容紹宗魏蘭根崔彥穆唐尚可孤張嘉禎
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戴休顏高崇文

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田嗣承田緒宋戚同文以姓

為名則有崔崔杜杜司馬承禎傳僕僕光州人男子雙名者赫連

勃勃夏主乞藏遮遮吐蕃將尚婢婢國相羅黑黑唐琵琶客紀孩孩樂工

精精兒空空兒劍客燕八八李懷光外孫巛巛元學士回回平章政事脫

脫右丞相王保保太傅馬馬學士有以一言為字者列國以前多

有之西漢則陳勝字涉項籍字羽胡建睦弘俱字孟彭

越蕭咸俱字仲張歐吳廣枚乘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

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爰盎字絲周章字文鄭

當時字莊他如叔孫何字通楚漢春秋李曇字雲東漢袁煥字

曜三國志成景雋字超南史顏之推字介之儀字升隋書任環字

瑋房玄齡字喬楊元琰字温楊仲昂字曼崔倫字敘崔

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委安字蔓柳公綽字寬

唐書劉乾

字天

北齊

有以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

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伯貢父劉放字中原父董

之孫青

英國見升
卷外集

程伯休甫

史記

孟子父激公宜

見五釜
漫記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母不可稱嚴乎六順父慈一
傳云為人父止于慈父不可稱慈乎堂面南而背北二
親俱在堂而母獨擅北堂之號將置父於何地

孟德有鼓案江左有隱囊精室焚香卧而讀書以隱囊
側倚或左或右應讀之書堆列鼓案真平生受用事蕭
梁貴游子弟第憑之耳即紗帽坐彈碁亦虛擲也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

據地而吞哲曰闢雖據地作勢吞終不下也如魏延吞曹瞞偏師十萬斯可耳

蘇威鏡日食既即昏黑無所見徐鉉鏡照面祇見一眼范文正公鏡背具十二時至其時依候而明循環不休蘇鏡鑄時竊太陽之精理有可解范鏡出於術如爐冪上十二孔應期吐煙之類然亦近妖徐鏡不祥直堪付夏侯惇撲碎耳又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自見影不見他人影

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面奏之甫啓臣壻某值邊警報至不終其說閱日又啓又值上內逼遽起曰卿累言朕已知矣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曰武陵欲阻其進知

貢舉者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至主司疑其舊知即添注武陵中使去呈榜愕然此人至粗何以及第然已無及桑維翰語知貢舉崔稅孔英來矣時英有醜行稅不論考英及第京兆某疾江寧諸生邢一鳳嘉靖丁酉監試例薦一人而只記有邢遂與薦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辭誤用折柬召文選以東與之未言而他尚書至文選意為知厚白冢宰踰格轉郡判後評之已洎任三年君相造命孰見其然也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河東裴御史懷匕筋恣噉之瞻以此相賞慎伯筠待潮江沙攜觴獨酌頴子敦亦懷一杯就之兩不相語飲盡各散似慎不及崔遠甚羅友

得啖白羊肉事可不諏而劉毅冒請子鵝終失望一味得之不得有命耶

杜亞為淮南競渡費數十萬于頓為襄陽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荊州大獵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繡襖錦鞵三府因而空耗三人誠暴殄再世必受畀田院之罰然韋莊擊故席歸登封殘炙亦未必永有其豐嗟夫車子未生流星終散慳亦何益哉

馮謐待漏朝房語及林泉之勝因舉明皇賜鏡湖事慨然曰非敢望此但叨後湖一曲亦足暢平生也徐鉉曰主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今人一肚皮熱中往往驕語泉石其實迎馬首拜者半巢由也中州才子于鱗

稱最近閱其篇什十九津津傲吏見之欲散吾欲起奔
州而問之

詩云子有庭內弗灑弗埽灑埽亦是樂事粗人不知韋
蘇州埽地焚香摩詰地不容塵日數灑治兩僮縛帚不
給林宗行宿逆旅躬自潔埽後人至云此有道昨宿處
第五伯魚所過輒為糞除予酷負此癖嘗笑陳仲舉安
事埽除一室嬾不任事而妄為之名宦豎縱橫六宇塵
穢其澄清安在不如我自用法然客去洗牀犬汙易
柱癖尚未至此

天地間美物勝地必遭庸奴破壞古人名跡亦然李衛
公邛竹杖規漆於甘露寺俗髡泰山蘇頌東封頌闖入

林焯劉忠孝廉節四字蓋之天衣寺半月泉隱于巖下
雖三五夕池止見其半俗髡鑿巖而易名滿月月滿圓
杖何地不有忠孝四字是俗家宗祠中物於泰山何與
而庸奴悍然不顧山川木石何辜而見屠也

蕭齊竟陵王子良親為衆僧賦食行水蕭老公施身為
奴北齊武成湛布髮於地令僧踐而升座隋堅稱師兒
師女江南李煜與后頂僧伽帽頓顙至於瘤贅為桑門
削廁簡子以腮頰試其澀滯然而無救於臺城之餓張
衡之弑牽機藥之刑湛即善崩不再傳貧窮村無愁天
子駢死於周矣楊希旦曲身俛地使僧據其上誦金剛
經三遍嚴挺裴寬縲經送葬生時已墮黑暗地獄無乃

為佞即富鄭公亦不免善夫張天覺好佛書而禁諸兒云彼讀書未多纔拈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蓋只作一種書讀而不溺其說斯為得之

冰清玉潤餘人不足當此語惟嚴子陵娶梅福季女可無愧然季者有伯與仲之稱福伯女仲女未必若劉孝綽三妹皆得所事而邢侯譚公何絕響於富春渚之左右也

予常謂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氏山松為吳郡殉孫恩之難淑為太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劬被殺顛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粲為司徒侍中宋亡徇國子最殉父同死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與琅邪王書子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詭異遇克慙不自安克子暮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不至王導作女伎不悅去暮曾孫廓徵為吏尚書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不拜廓子興宗孝武狎侮大臣惟憚興宗不敢侵媾顏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興宗子約齊明輔政詣者脫履約如故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興宗曾孫凝不從陳後主酒酣移宴弘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及議義興主壻錢肅遷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須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譽

貂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父子一事濟美亦不多見昭元年樂王鮒請帶于叔孫

穆子豹裂裳帛而曰帶其褊矣昭二十三年范士鞅求

貨于叔孫昭子媯請冠焉與之兩冠及冠法曰盡是矣

昭固穆之庶也李汧公勉少貧遊於梁宋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金求公葬許之密置餘金於棺下俟其家人至

啓墓出金還之公子約江行與商某舟並某病篤邀約

相見以二女一火珠託之某死約藉其財寶數萬貯之

官與二女擇配而以夜光含某口中後親屬來理財請

官發驗夜光宛在韋貫之不詣京兆尹李實其子澳恐

無呈身御史亦不詣中丞高裕希文麥舟濟故人喪父

子一心四家善守家法視挾先世科第作腐鼠將無愧死

陳升之爭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仁宗迎謂曰節度使麤官何用爭唐介越次進對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麤官馮京薦王鞏於神宗王安石素不喜鞏曰孺子耳京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與先天節同日清天白日下霹靂忽作一聲能不愕然

父子別立門戶不始於京攸太宗敕賜褚遂良使者由正門入其父亮止之曰渠自有門右丞兄弟孔懷也而亦有異縉好撰碑誌或送潤毫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至於千萬買鄰亦屬虛語其雅謔尚足傳

唐給事中鄭雲逵與醫王彥伯鄰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為診曰熱風頗甚請方答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語有蘊藉不似褚王父兄合關

好殺之徒相傳為破軍星降世於理或然張敬兒呵邊榮何不早降榮荅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則曰死何難榮客程邕之抱榮不忍乞先見殺則又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并斬之高敖曹與鄭嚴祖握槊戲中尉劉貴名鄭敖曹不聽去且枷其使使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即枷刻之曰又何難直以殺為戲厥後河陽橋下以萬戶侯贈人殺人人殺一間耳

樓船將軍楊僕陷尋隘破石門力攻燒賊而伏波將軍

路博德安受南粵之降李光顏力戰元濟悉銳士當之
然後李愬潛軍入蔡明祖收蜀傅友德廖永忠戰最力
俘其衆而凱旋勲歸湯和也故曰循流而下易以至背
風而馳易以達又曰善作者不必其善成

周文襄忱遺王振松江翦絨毯以覆齋閣不失尺寸凡
上便宜振從中贊成之蜀宣撫鄭仲遺秦檜格天閣錦
地衣廣袤合一而逢其怒得罪去蓋璫喜媚而老奸惡
人窺其私然周畏異已鄭工援竈用意本別

蕭穎士至李韶家指佳歛硯比三災石同行者退而問
故曰書札不奇文辭不優牕几狼藉非三災而何一人
造精室尊卣書画畢備延一雅客賞之曰有不稱者幸

指示客曰項項精妙一物可去問何物曰公是也未審此災如何

老將至而耄及固然然未見若蕭老公李三郎之甚一開門揖盜一傾國養奸求婚王謝不許而溧陽薦枕壽邸聚麀不惜而洗兒賜錢異哉杜拂士之口徇僉人之佞至於死勿悔疑朱异李林甫等類有術焉變易其肺腸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不然何初終判若兩人若此

南昌一刑曹得家報發書大哭即自申外艱覆審乃伯父訃也又具錯誤狀申堂衆大詆訛告假省父去古有之驟聞姊亡大慟既悟其非曰吾無姊向哭亦謬矣夫

無姊尚可哭刑曹實有父何不可哭第乃翁忽死忽生殊屬不測耳

管幼安鄰牛暴其田牽著涼處自飲食之牛主大慙郭原平遠宅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而墮溝乃架小橋令通范元琰亦然羅可攜尊酒就攘雞者飲曰幸同里閑不能烹以相啖我誠自愧此止盜一法但少近刻亦幸遇古之盜耳若今之盜適便其私四君之術窮矣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州有舊案數百讓之趣斷琰之曰何逼人乃爾命吏連紙進筆一日省閱都遍與奪當理而詞義勁妙崇義大驚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此與王汝南騎魏陽元射

崔弘禮獵皆匿所長不試故一試即能驚人彼沾沾一
得自許為奇形之詞色識者早窺其孤寒而無多矣

盧坦觀察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
狹穀來他州直賤則阻不如任之既而商賈至集米價
頓平令狐楚除守兗迺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倉穀幾
何屈指獨語諸倉出米定價分糴雖早儉無害左右竊
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盧得其經道也令狐行其
權術也誰謂救荒無奇策

鷓擊鳩鳩走逃魏公子案下鷓逐殺之公子多設羅得
鷓數十責讓以擊鳩之罪一鷓不敢仰視公子殺以謝
鳩哲讀至此喟然曰惜哉使是鷓遇式蛙者必受上賞

必不似公子修小怨而寒干城之膽也

漢王斬丁公討不忠于項氏也項伯背項而左袒劉獨
非二心乎勸釋太公烹鴻門舞劍企望樊噲之入只知
有人所事之主不知有己所事之主罪在臨陳縱敵上
而丁公獨不免無留侯為之奧援耳

卓茂出行人認其馬劉寬人認其牛曹節鄰人認其豕
皆不與申辨以至於麟士之履直不疑之金陳重之袴
桑虞逆旅之脯談者以大度歸之然亦幸其俱白耳使
失者終于失不誠負盜名乎畢竟子輿詰上宮館人為
得其正

魏收作魏書以通晉琅邪夏侯妃之小吏牛氏作牛金

按司馬懿為二榼共口貯酒自飲佳者以毒者飲金
死久矣而冒名小吏可謂賒却一死此已死而指為未
死也有未死而指為已死者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
爾遊戲人間是也若長明燈吟詩之老僧不勝書矣

韋誕轆轤書扁閣立本傳呼畫師皆退戒其子蔡允恭
教宮人作詩煬帝詩成令其吟諷深以為恨陸鴻漸遭
李季卿之辱作毀茶論然已晚矣朝野僉載宋之遜為
連州叅軍刺史陳希古使教婢歌則抗笏簾外倡吟自
得豈以希古為海鷗邪然遜之故五狗之一也

李昉待張洎最厚及昉罷相洎草制攻詆不遺餘力洎
之自江南歸國也太祖責之引犬吠非其主以對按洎

一生犬性如故何曾少改

裴士敬正諫齊文宣文宣怒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收刃曰我終不成爾名樂運輿櫬諫周宣帝宣帝將戮之元巖請見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殺之正落其術因獲免二主昏暴獨伎惜後世名異矣二臣之諫似類於勸尤異也

侯莫陳利用以黃白寵於太宗趙普奏其殺人諸不法事宋沆得其家指斥數紙命中使鸞殺之尋復遣使貸其死馬踏於泥換馬追至已為前使誅矣明祖以薄故遣使誅宋濂於家復悔之又遣使追赦前使雨阻錢塘江三日後騎及乃免歿生俄頃耳利用則禍盈景濂則

福善也宣宗恨李時勉觸怒先朝命取之獄面鞠而殺之忽又命王指揮縛斬西市王從西門出李已為前使縛入東傍門宣宗見之倏憐其忠而直言不之罪復其官禍福倚伏有如此邪

文人相忌必非文人也梁園之客相如後至不聞鄒枚有間言李杜韓柳交相引重語由中出或以為氣類一也介甫子瞻以議新法斷斷不入似有所深惡痛絕矣而介甫譽子瞻為文中龍至擬其文為三王世家令讒者咋舌何曾有纖毫忌嫉魏佛助邢子才互相詆毀未免已甚然邢魏之負重名亦寒山寺片石等耳擬於蘇王不啻燭火日月之不相敵也故曰真文人必不妒

天下有毀之適以成之憎之不啻其譽之者梁冀惡張
綱極矣廣陵薦授將陷以死地而綱一生勳名全賴此
薦雖有埋輪事當道豺狼未經翦除終是虛語人不永
年若無廣陵一任東漢列傳寥寥削色後世安知有張
文紀哉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有中傷徐鉉者言知
吳王事無過鉉鉉請旨屬筆語極悲惋既全故主之誼
又邀忠義之寵聲價益高愛鼎臣深者莫斯人若也成
人之惡而反以成人之美此兩小人也

蓉槎蠹說卷六

歛程哲聖跂

清明風不搖樹木枝葉不及地二三尺此君子風也

見風俗通

北史齊神武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異哉風有大王庶民又有小人君子乎

南燕汝水不冰慕容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故此與問洞庭廣狹南巡狩僅堪飲馬同按述征記洛水底有礪石故不冰安知汝水底不同洛水

魏素翻燕集歷城蓮子湖參軍張伯瑜諮為血羹不就素曰取洛水必成也清河王問何義得爾素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

子故令公思夫湖目何以稱蓮子洛水又何干涉終是猜謎一如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見自影不見他人影也

胡僧利昆明池龍腦作藥而孫思邈詔得仙方三千世人收漁翁之利類此按鳳亦嗜龍腦不獨孔甲烹其雌而已

晉華表有賜客在鬲使子屢音徒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

各代以奴及毅敗獄辭迷謬不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屢免屢職削爵土司馬道子傳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樂屬移置京師充兵役按客之云乃客戶豈籍沒俘虜之餘故可以賜可以奴代邪晉書無注卒不

得其說後攷鑑安帝隆安四年注奴戶者有罪沒為官
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
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

陰陽相薄而雷人遇迅震往往失據夏侯太初倚柱作
書柴再用危坐不動直神定耳薛孤延按稍倡殺乃至
與霹靂鬪然雷神亦有屯剝時代州所由令逐乖龍落
勢不堪為樹所夾狂吼數日狄梁公鋸而出之扶風楊
道和於田中以鉏格折其肱落地不得去於楊何怨於
狄何德安在其為大壯也

論衡曰激射為毒人偶中而死按武乙革囊射天閩王
延翰妻崔鳩其翁不可謂偶中若惠州娼脇朱書李林

甫檀州男子背朱書賊臣章惇未能下擊生時而震死
易世豐隆將毋失罰至菑丘訐殺吞馬二蛟耳而眇其
左目不幾黨惡乎

北齊諸王呼嫡母家家乳母姊姊婦妹妹妹按琅邪王儼
母弟殺和士開帥三千人屯千秋門帝使馮子琮召之

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故矯詔誅之尊兄
若赦臣願遣姊姊迎臣謂陸令萱帝泣啓太后有緣復見家

家前此武成逼通文宣李后后兒紹德至閤不得見愠
曰兒豈不知姊腹大故不見兒則齊呼母為家家或為
姊未有定也宋高宗欲正憲聖六宮之位以章太后在
沙漠不敢擅行語之曰極知同勞苦俟姐姐歸爾其遷

矣又不獨代俗為然

蕭衍捨身同泰寺然不僅梁武也踵而行者陳霸先及
長城公叔寶皆為之叔寶且自賣佛寺為奴矣按大通
元年十年兩次贖皇帝菩薩只一億萬錢價又何廉也
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
期可再會妃子上界清虛何藉此癡物宋徽效尤亦自
稱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皆妄言以誑愚者未若生
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尚足徵信

范文正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樹圃為逸老地公不許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慶曆中張宗晦以祕
書監致仕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諫賀監歸會稽明皇賜

以鑑湖今洛中嵩少即非朝廷寵錫大人羽衣優游其
間奚不可何必事請謁范子弟愛其親猶世情也唐識
量卓絕養口腹易養志難親無此志而委曲養之尤難
也

衛茲園文生買物茲隨價讎值文生必訾呵減價而取
林宗以少欲許茲以多情許文生多情二字不知作何
解阿其所好賢者未免吾其如林宗何

封人祝堯使聖人壽堯曰辭詢其故曰壽則多辱人實
有不幸而壽者徐英公不堅其操而與於亂長孫守正
不善其終使二公考終命於貞觀之世豈至有此

漢設官多沿秦制侍中一職最失體統爵比二千石而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去虎子一間耳奄寺賤役而以命士大夫乎當時以為榮不知何以榮也以為榮於執虎子其為榮亦無幾矣吉茂嘲蘇則仕宦不已執虎子豈榮之哉或曰王府上士中士也而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周業有此制矣然必上士中士非安國而可也

裴秀母客至下食衆賓起拜母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崔道固為諸王參軍長史以下詣道固所生親致酒炙道固驚起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勞客咸拜母謂道固我賤不足報貴汝宜答拜此直逼於嫡耳胡婢

不聞有是也徐勉宴袁昂家求出內人傳杯昂命五六
人出停齋閣曰我無少嬖諸老嫗並兒母非王妃母則
主大家今今問訊勉大跼躄夫荒燕而強人姬妾傳杯
是何典禮也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非
諱之乃詈之也馮道有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
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熊安生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同處徐諱雄和諱安通名觸觸生王僧彥父
名師古呼硯墨池呼鼓皮棚知嶺南郡一進納官題刺
謁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公事
謁監軍贊者以監軍諱石通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

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畏哉

此魏封軌高綽以風槩自立高聲拜司徒綽詣賀頌不見軌遽歸曰吾自謂無愆今日不如封生遠矣宋張說爲丞旨朝士趨之王質沈瀛負時望相期以誦說爲戒未幾質潛往甫入客席則瀛已先在然此何足怪今世名士盡是也封生不識時務徒饑寒死耳

庾道季云廉藺千載死人凜凜常有生氣略記數人數事中書令監故事共車和嶠作令疾荀勗諛專車正坐不復容勗王弘奉旨詣王球球搗扇若不得爾江敎於紀僧真張敷於秋當周赧皆命左右移吾牀遠客韋安石逐蜀商宋霸子宋璟敕赴王毛仲飲不盡危遽歸

劉栖楚矯媚裴度崔咸舉罰爵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
嚅耳語王安國與兄安石坐面斥呂惠卿放鄭聲不若
遠佞人神宗稱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修謁呵
引及門安道止之素不相識不敢受謁嚴世蕃強朝紳
飲紳頹仆楊繼盛勃然持巨觥把世蕃須灌之曰代某
老先生酬爵矯矯風節至今千載何曾死

嫁女覓婢詢知為良家以女匱先擇壻嫁之一為天水
趙仁美一為彭城劉元溥今只傳南唐鍾離瑾事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城中宗室獻計者謂宗正寺玉
牒可按名而得酋長立命取之吏持籍至會酋以事暫
去戶部邵澤民溥索觀每三兩板掣其一投之火歎曰

不能遍活也然人性仁暴懸絕有郤公先有獻策者猶之韓蘄王以海舟扼兀朮於金山卽有獻破海舟計之閩人也

公族子驕暴多不近道理固應受敗亡之罰略數其最不法者如漢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使宮人羸體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廣川王去縛姬榮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口中支解以棘埋之椽杙姬望卿陰中割鼻脣斷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之日夜靡盡蕭梁邵陵王綸強漁人吞鰓北齊南陽王綽在定州多取蝎置蛆中以奏後主緯卽夜取蝎一斗置浴斛中裸無罪人納之觀其呼號宛轉符

朗已奔異國猶令侍兒跪而承唾北齊安德王延宗於樓上作廁使人在下張口承之

後為周武帝所擒以椒塞口死

雖不盡然

然若此類者夥也

使韓世忠果擒兀朮李顯忠果擒幹離不是宋人一快然吾知臣構但作換母奇貨生還之金徒多其燕享餼牽而已

漢馬臻守會稽築鑑湖有千餘人詣闕訴淹沒家宅臻坐棄市覆案並不見人檢名籍皆死者宋營西內宋昇以押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韓溶用事梁柱牕楹悉用灰布洛中豬羊牛骨不充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昇欣從之李寔暴疾死復甦具言寔追以灰骨事有數百人

訟於庭寔曰溶事非我也吏趨出旋至果然君當還宋
押運亦不免風颺吏所握文卷紙尾署滅門溶及妻二
子後三日相繼死昇時為殿中監忽溺不止下數石斃
或曰漢鬼訴之朝宋鬼訟之冥何義哲曰宋主方亟營
建何暇理鬼冤乎

野客叢書詆斥殷浩語無遁情余斷之曰浩初年確然
不出巧於取名所以堅君相徵聘為一身富貴計本無
特操至一出輒仆真情畢露悲傷貧賤乞憐仇人種種
鄙惡之態不覺和盤托出何曾從蒼生起見又何曾少
有經世才略庾謝褚王都落術中惟高靈今亦蒼生如
卿何一言破的

晉書謝安傳以
此為高崧戲安

癡人不可說夢蕭老公夢中原牧守以地入覲張敬兒
夢妻全體熱適足為災耳

罔象好食亡者肝弗述在地中食死人腦冤哉生人憂
患勞苦極矣化後猶不免此髑髏所以辭列禦寇之請
復生也

廖凝目裴說為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鑿孤墳破重教
大雅生裴非真賊也惟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真賊
耳然古今猾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
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
容勝誅乎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與妻相見命女僕通傳數

四造室高談虛設茶果而退其欲詣房幃也則先通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陳白沙至請之於寡母為友人所訕古今癡物必有其對

狼脰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或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不知何物或疑即狼筋有僧泰賢言曾隨師入涇帥段祐宅段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巾官健朱秀曰甚易得遂於古培佩刀上飾同
琫下上聲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

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脣間動則竊器欲逃者按此郎巾自一物狼脰中筋固非如織絡小囊亦非也

天竺旁有師子國國中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今奉佛者願死後歸西方極樂世界設誤落師子國將奈何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戩因外補同列戲曰天休走卻爺矣戩笑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語出碧雲駟此書詆譏朝紳文范不免聖俞賢者斷不著此然中官勢熾天子尚且門生何論朝列不見崔田近事有子又有孫乎

馮唐白首為郎文帝問之對臣三朝不遇武帝至郎署見顏駟問其老駟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二事絕類而顏對

較詳左太沖詠史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未嘗混用
顏事惟白傅尚少棄馮唐似混耳摩詰衛青不敗由天
幸誤以霍作衛西清詩話唐以詩專門而使事誤王白
將何辭

魚鼈為橋有兩事一東明國王欲殺之走至淹水以弓
擊水魚鼈浮成橋既渡解散

見論衡

一朱蒙先是夫余王

得河伯女生一卵朱蒙破卵出大臣欲殺之走逢大水

呼曰河伯外孫於是魚鼈積而為橋得渡

見隋書

若中國

聖人則架鼃鼃為梁不屑魚鼈

崔融作則天哀冊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前褚
遂良為太宗哀冊朝回亦悞入人家二事何迴合也與

苦吟走入醋甕鼎峙而三又按為太宗哀冊何幸為武
牝何辱死亦謬矣

茶經七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
梅五味橄欖玄豹葵羹各一杯可知滌煩消渴必有佐
飲如徒水厄而已雖君謨研膏伯熊滌器七盃自有
了時

王羅鎮河東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餅緣羅怒曰耕種
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
飢命左右撤去之鄭澣尹河南台甥姪會食去烝餅皮
食之澣大怒皮與裏何異嘗病澆俗驕侈奈何囂浮甚
於五侯家乳臭兒引手取所棄者盡啖之明皇從複道

窺見衛士以餅餌棄水竇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王鄭
二公享有天祿固宜臺使鄭家甥姪必餓而死石虎食
烝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烝之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
幽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是殷鑒也李英公為相鄉人過
宅食餅去其緣而啖其中亦被責按吳均餅說安定噎
鳩之麥雒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
枹罕赤恥之羊張掖北門之豉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
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劉以新豐之雞必如此兼美儒
生斷不能知此味庶幾縮葱作之有取乎爾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歷六十七甲子計三千九百
六十二年至康熙癸酉又兩甲子計一百一十九年通

計自堯元年至今壬辰總四千一百年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
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
十萬歐陽文忠公常以此勸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
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即以三年為期亦不為
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
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悠度日
宜乎學之不如古也此王山史語凡家塾中皆當各錄

一通於座右

薛道衡上隋祖文帝頌煬覽之不悅謂蘇威道衡致美先朝此亦魚藻之義後以私議新令敕自盡妻子徙且末夫煬弑其父豈樂臣下追頌先烈道衡死宜矣豈空梁落燕泥爲之災耶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中孺趨入扶服叩頭自稱老臣金罍子譏之田舍翁驟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然此固有別非若尋常父子也鼂錯為御史大夫父從潁川來見錯稱公阮籍不以達許渾仲容已預卿不得復爾公卿之呼施於父子浸淫至胡母謙之遂字其父誰職厲階可勝三歎

劉蛻文冢聚生平所為芳草封之有塗者勾剔者楷注者覆背者朱墨圈者凡千一百八十紙陸魯望捨宅為寺塑已像於中後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陸詩文親橐古人未有不自惜其心血若此

同一李賀幸遇韓吏部雖困極亟東帶禮接不幸遇中表則投其詩卷溷中中表洩其岸忽耳不知賀詞佳否也予以為尤幸生不同王半山不然吏部驚賞之句半山蚤以困極而謝客矣

文字以不說盡為奇國策留楚太子遺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段莊子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而目與心不言不獨文字凡事盡然射牛者拂其

脊腹善飲者自愛其量雕陵之鵲執彈而留之箇中味
非知味者不曉

世表事非耳目所及大地自有此一種太康中逸士田
宣隱高堂鳴石山山高百餘仞以物叩巖聲甚清越每
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潛俟遽執其
袂詰之云衛人王中倫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
適方壺經此愛其聲輒留聽耳元和中倭僧金剛三昧
與僧廣昇遊峨嵋雇一夫荷糗藥至南山頂負笈者忽
入石罅罅甚細隨笈而開力牽之出罅隨合詢其故云
常薪於此有道士住罅內每假我春藥適招我我不覺
入獨孤叔牙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則一人

戴席帽攀井欄大笑却墜井中子不語怪第不語耳非無怪也

高郵一寺講堂西壁厚數尺每日是人馬車輦影悉透衣色皆可辨辰午則無然猶其近者湘潭方廣寺每年四月朔東壁照見維揚官府樓堞舍宇一一可數相去遼遠矣神龍中洛城東地水影纖微必燭就視則無

隋唐嘉話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水影長七八尺遙望人馬往來若在水中

集異志

付堅時長安水影遠觀則見近則無

晉書記載

此理與海影翻有異然有影無聲也有人宿福清紫微院丙漏聞院後謹呼交易聲若城市皆浙音達旦止寺僧云一歲凡數次蓋鬼市歐陽永叔轉運河北按部滄

景宿高唐驛夜半鬼神自空中過兵馬聲及旦不絕父
老云海神移徙五七年一有之二十年前曾晝過

春明退
朝錄

不見書籍鮮不以為妄
亡新求周秦故事於閣上得驪山本已深已極鑿之不
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唐開成間永興坊掘
井過常井一丈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喧如隔壁街司
申金吾將軍韋處仁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
又房州陰隱客家鑿井濬千餘尺聞地中犬雞聲工人
得旁穴因至梯仙國似偽宋治平中漳州地震裂數十
丈視其下林木蔚然地之下又有地則必有天新宮銘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豈無見而云

歐陽永叔酬蘇子美古詩真蹟戍卒以黏牕輞川圖藏
漆竹筒中柱門右軍誓墓文開元初潤州瓦官寺修講
堂於鴟吻內竹筒得之歐蹟遇榮公兩竹筒不落水火
詩畫神物類有賞奇之鬼司之

新平縣張靖見長人五丈餘苻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
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健曰覆載
中何所不有乃釋靖長人中土自有之防風僑如外王
莽之巨無伯苻堅之乞活夏默其著者侯甸西樵野記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公事赴崇明大風飄至一鳥見
長人可三四丈深目黑面從林莽中出捕數人以藤穿
其掌繫之樹去衆力斷藤竄歸舟舟急放前者偕數輩

趨至攀舷舟中一勇者掣刀斷其指始挂帆免乃指一節耳尺度之尺有四寸以獻官貯嘉定庫又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頊窮其南界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海上流至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各長三丈可驗山海經長肱真有其國萬曆甲戌甘州輯城得小棺長尺許亡慮數十啓視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而紗帽紅袍者多顏色如生乃為文掩而祭之涼州同時亦然又可驗列子諍人不妄也

一士行役至太行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其僕掀掀不識字只是大行刑安得太行士叱之僕姍笑不已請試問此處土人如主說某罰錢一貫不則賞某一貫士

可之前行聞讀書聲登門問之老儒迎笑公早輸一貫也僕得錢沽飲士咎老儒因大笑一貫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太行山今人不為此僕者幾何

荆山以玉抵鵲黎洞以香代爨信州弋陽伐海棠作薪處州龍泉以筍喂豕五臺僧盥嗽浪用萬古紅雪暴殄天物至斯極矣

楊德幹令萬年宦者放鷄不避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拔去鷄頭宦者袒背泣愬高宗曰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姓薛懷義遇蘇良嗣於朝堂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叱左右牽拽撻其面數十武后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荒朝穢辟有此兩善事

正德朝苑洛韓公邦奇為考功員外郎太宰以開州守某治狀不飾諭韓韓素知守才疑之詢於開人戶主政王公縱縱曰開士大夫皆謂無狀開民則謂守良江南里役法壞有裁革令各郡邑集紳廉議之姑孰一老建論廢一役則官府不便存之則百姓不便與王公言絕類不謂舉世風靡猶聆大人長者之論

元相在鄂州周復為從事一日賦詩命屬和周正笏告某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揚弘武為司戎少常用一人高宗謂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臣妻韋氏剛悍以此見囑不敢不從張温使蜀別沈竣竣入內良久出語温向擇一端布送卿而無麤者三事

最鄙皆蒙不隱之賞人何樂乎喪其真按弘武之對揣
量宮中武牝耳明太祖問莆江鄭氏七世同居口衆幾
何對大小千人馬后迎告千人可畏也復召問衆若此
何以相安不競對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又何暗
中也

光州大司徒熊公翀逝之日郡學郭頤二生立櫺星門
忽聞天鼓鳴俄見天門雲光爛開一人袍笏騰而上鈞
州少師冢宰馬端肅公文昇終前二日城西大劉山崩
及其逝也天鼓再鳴里人自葉縣回見公蟒玉肩輿南
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偉人不世出自神靈來
仍歸神靈去固其所耳

吾丘壽王馮野王以王名異矣乞伏秦折衝將軍乞伏

信帝至以帝名何無忌憚至此若黃羅漢

南梁太府卿

衛菩薩

北齊太尉

朱菩提

榮子同榮被殺

郝菩薩宋金剛等雖不經罪猶減

等

郭汾陽鎮蔣欲造浮橋苦急流毀墀因酌酒許以小女

妻之其夕水回橋成女尋卒因立公祠塑女於中號河

瀆親家翁于闐大河忽絕流僧言龍所為也國王祀龍

水中一女子凌波來云妾夫死願得大臣為夫水即如

舊有大臣請行車駕白馬入水信斯言也則西門投巫

三考誤矣

邢和璞居終南一日延客長五尺首居其半而闊三尺

緋衣象笏色若削瓜鼓顙笑吻角侵耳及暮去邪語崔
曙向客上帝戲臣哲曰是肉枕黃齏兒類耳未審上帝
清淨無為乃與天寶阿瞞同嗜

珍珠船以崖蜜為櫻桃余笑曰石虎嬖優僮乃鄭崖蜜
唐進士所重宴亦崖蜜宴恐從來錯呼按撫言櫻桃宴
第五

蓉槎蠶說卷六